

A 创业梦：参考了大量中关村的创业史

《启航：当风起时》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创业先驱的故事：燕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的两个“愣头青”萧闯（吴磊饰）和裴庆华（侯明昊饰）从偷偷做汉卡入手，之后被研究所主任谭启章（王新军饰）选中，跻身电脑销售大潮。以两人为主的一众团队成员，搭上改革开放东风，从代理国外电脑做起，向自主研发过渡，从“草根IT男”蜕变成一代“商业王者”。

是实干型创业者，他相信规则，也相信依靠专业技能就能办成事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正是中国IT产业飞速发展时期，民用、商用领域对计算机的巨大需求，推动了计算机相关科研、商业单位的崛起。《启航：当风起时》通过萧闯、裴庆华一行人的创业故事，反映了这一时期真实的行业及市场面貌：萧闯为售卖电脑，在上海一家酒店举办过风靡一时的展销会；裴庆华则在当时电脑公司林立的广州“扫街”，挨家挨户搞推销。

B 怀旧梦：时代流行元素贯穿角色成长

《启航：当风起时》用大量时代流行元素，贯穿了角色的成长。剧中不仅出现了《英雄本色》、大哥大、电脑箱、录像厅、喇叭裤等上世纪90年代的“时代印迹”，而且，人头攒动的北京火车站、正在修建的东方明珠电视塔、广州街头卖盗版磁带的地摊等城市风貌也一览无余。此外，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文化元素也悉数出现在剧中，例如：叶倩文的《潇洒走一回》不断以背景音乐、配乐形式播出；流行金曲《巴比伦河》磁带也成为贯穿裴庆华与谭媛爱情的重要线索。



周润发影迷“身份”，咬着牙模仿《英雄本色》中“小马哥”神态“慷慨赴义”；他与谢航（毛晓慧饰）结缘，也是因为一盘经典港片《秋天的童话》的录像带。

刘畅说：“港片元素是我们剧本阶段，依照实际情况给‘萧闯’想的人设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大家尤其是社会青年的娱乐活动可能就是看香港电影。其实，这一部分港片对萧闯性格的影响还是挺深的，再加上我个人也对那些年的经典港片有比较深的情结，所以就夹带了点私货。”

跟着《启航：当风起时》回到上世纪90年代……

一代创业者的“梦”，都在这部剧里了！



主创说 吴磊（代表作：《沙海》《穿越火线》《长歌行》）：“这是我第一次演这个年代的戏，而且之前没有演过像萧闯这样有生意头脑的、跌宕起伏的角色。我挺像萧闯的，都比较积极乐观。不同的地方是，我没有他那样优秀。从心态包括他在逆境下想要翻盘的心，以及那份勇气和永远能够看到商机的大智慧……这些方面，我还是自愧不如的。”

侯明昊（代表作：《人不彪悍枉少年》《怒海潜沙》）：“裴庆华对待事情的坚毅和他性格里所带的轴劲儿很打动我。对他来讲，‘轴’是褒义词，是对待自己理想抱负的‘轴’，是从从业以后坚持要为社会做贡献的‘轴’，也是一直坚信钻研能够制造出属于我们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‘轴’。”

侯明昊（代表作：《人不彪悍枉少年》《怒海潜沙》）：“裴庆华对待事情的坚毅和他性格里所带的轴劲儿很打动我。对他来讲，‘轴’是褒义词，是对待自己理想抱负的‘轴’，是从从业以后坚持要为社会做贡献的‘轴’，也是一直坚信钻研能够制造出属于我们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‘轴’。”

奇识增

剧中引起轰动的广告原型来自《羊城晚报》

剧中出现了这样一幕：上世纪90年代，萧闯到上海办电脑展销会，他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推介这场活动。没想到，毫无新意的广告启事并未达到宣传效果，他便在广告文案方面下功夫。离展销会还剩六天时，他开始连续在报纸上刊登四字广告，从“还剩5天”“还剩4天”，一直刊到“还剩1天”“还剩0天”。在展销会开办当天，具体消息终于公之于众。经过近一周发酵，这组悬念营销广告文案火遍全城，最终帮助萧闯创造销售奇迹。



张报纸的一半版面只有“爱多”两个字。一时间，所有读者都知道这两个字的真实意义。第四天的《羊城晚报》，终于解答了所有人的疑惑，原来“爱多”是“爱多VCD”！全国读者见证了这组“悬念广告”的大结局，爱多VCD瞬间火了。

实际上，该场景的原型事件发生在1995年，“爱多VCD”创始人胡志标在《羊城晚报》首创这一广告形式：1995年，广东中山的电器公司老板胡志标连续在《羊城晚报》登了三天广告，内容在过去所有广告都不一样，一

经过发行量极大的《羊城晚报》的加持后，爱多VCD成为全国最大的VCD。1996年，成龙代言了爱多VCD。1997年，爱多VCD的销售额达到16亿元，并以2.1亿元勇夺央视1998年的广告“标王”。



萧闯非常有生意头脑



剧中萧闯办展销会的广告创意取材自《羊城晚报》

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列侬的《Imagine》，就为他点播了。他听了十几秒后开始流泪，并扑向我说：“我不想听了，我难受！”

上界的语言

□吴德源

我是一名雕塑工作者，因为某种机缘，受托为岭南音乐家青主塑像。在研读青主的生平中，其一句名言引起了我的思考。青主说：“音乐是上界的语言。”

什么是上界？迷信的人指天上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唐代张九龄《栢紫盖山经玉泉山寺》诗云：“上界投佛影，中天扬梵音。”《云笈七签》卷十三：“上界官馆，生于窈冥，皆有五色之气而成。”青主说，“上界”即“心灵的世界”。由此可理解为：音乐是心灵世界的语言。

他听后一笑而过，最后依然疲于奔命，最终生命的钟摆停在四十六岁上不动了，创建的企业帝国一夜崩溃……

时间的奴隶

□杨德振

在生活中，一些人甘愿沦为“金钱的奴隶”“情绪的奴隶”，对这种人，大家一般都会嗤之以鼻、远离逃避；而对于那些沦为“时间的奴隶”的人，却可能会熟视无睹，习以为常。

失灵，提前成为一个废品。我有一个MBA的同学，在全国办了十五家公司，同学们叫他“空中飞人”，每天只睡四小时，其它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处理公司大量繁杂而琐碎的事务。刚开始，我觉得该同学开拓进取，努力拼搏，珍惜时间，挺值得尊崇和学习的。有一次，他请同学们吃饭小聚，在饭局上居然睡眼蒙眬，最后还在觥筹交错的吵闹声中睡着了，一切接待活动只能由他的秘书继续进行。

我一个人在参观花园时，老人家拽住我的手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你们劝我儿子吧，不要太拼命了，好好休息休息吧！我劝他劝不了，他老婆劝他，也‘劝’得离了婚……”

赏。这一切也得益于我读广美附中时同窗音乐的熏陶。乔乐出身音乐世家，有听音乐的习惯，入美术学院附中后，我们同宿舍。有一天，我们在宿舍附近的士多店喝汽水，他打开瓶盖后发现中奖了，奖品是一台可播放CD碟的卡带机，这台机伴随了我们最青春的四年。每天早晨，乔乐第一个起床，跳下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CD机，开始播放他从家里带来的CD碟。好像有：巴赫、贝多芬、门德尔松、理查·施特劳斯、雅尼、列侬、酒井法子、王菲，等等。每天，我们就在睡梦中听着音乐起床，那种感觉多么美好。直到今天，我每每听到这些音乐，那种油然而生的幸福感就洋溢出来。

在为孩子播放音乐的日子里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列侬的《Imagine》，就为他点播了。他听了十几秒后开始流泪，并扑向我说：“我不想听了，我难受！”我顿时感受到这就是《Imagine》能席卷全球，受人喜爱的原因。虽然我无法深刻感受到那种感觉，但那旋律的确深深地触动了一个小孩的心灵。他虽然听不懂英文唱了什么，却因为旋律而难受、流泪，听完还想不断重复地听，每天都要求播给他听。这是一种音频的连接，或是一种心灵的共振？



飞瀑操琴图（国画） □温贇

也许还有待考究。但我坚信，这就是上界的语言。一种跨越民族、跨越文化、跨越年龄的语言。希望在这种语言中，儿子能找到他自己的沟通方式。而在成人的世界里，上界的语言除了音乐，是否还有其他，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？我想是有的。

那天逢花好月圆的中秋，袁枚所拥有的随园，新近由姑苏人唐蔚岑和儿子主理厨政。唐大厨技痒难耐，对主人说，好东西只给您一个人吃，可惜呢，多找些客人吧！袁枚说，先作准备好了。他料定今天必有“不速客”。果然，霍进士驾到，不一会儿，又来了诗人贡父和陈古渔。客人说，我们不是本地人，金陵名胜还没领略过。于是，主人领着三位客人外出观光去。这里，大厨在旁也一个劲怂恿大家出游，乃是美食埋伏笔——他们游空了肚子，才有大快朵颐的胃口。一游就是大半天，经小龙窝，双峰夹长溪，桃麻铺芬，登临大仓山，从谢公墩俯瞰全城。复从峨嵋岭登永庆寺亭，那已是日落时分。四位雅人一路谈笑，吟咏，回到随园，月光大明。菜式绝佳，尤其是主菜“蒸猪头”，肉烂如泥，还有美酒。席间分配八个题目，让客人作诗。

如此美好的一日，怎么不教主人袁枚感叹：“嗟，余过来五十三中秋矣。幼时不能记，长大后无可记，今以一觞首故，得以群贤披烟云，辨古迹，历历然若真可记者。”这个中秋，全过程有是材料、感怀，自然有“记”的兴致与价值，问题是：活到五十三岁才捞到一次，不得不“执笔而悲”。

身外物尤其是随身可带一类，随着年龄的递增，要么变为累赘，要么变为不可靠

可记者几何？

□刘荒田[美国]

“其间可记者几何也？”（里面值得记下来的有多少呢），袁枚记录一次极为畅快的游玩之后后这般发出感慨。那是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的一天，“佳节，胜境，四方之名流”，三者居然凑到一块，“不偶然之事偶然得之”，堪称极乐。

那么，我们平淡淡淡度过的每一天，确实“无事”。换一个时髦的标准——钱能摆弄的都不是事。排除贿赂以枉法一类，钱无非用于买东西，买服务。然而，这不是大幸吗？难道为了记一页惊心动魄的日记去制造灾祸？一如家里的感冒药快过期，你无意招来鼻塞咳嗽。连袁枚也无法天天来个“平地起风波”，我们没钱雇请厨师，没有侍客的随园，极普通的老百姓，只能努力从平常日子发现“可记者”了。

再想下去，“可记”何等可贵。人人明白，身外物尤其是随身可带一类，随着年龄的递增，要么变为累赘，要么变为不可靠。往昔之于今日之我，唯一的联系，最终可能仅仅是记忆，那还在思维未衰退为空白之前。形诸笔端，直接的功用就是保留、强化以及启动私人记忆。一位先前以研究古典诗词为业的博导，晚年视力大减，无法读书，便以回忆经典为消遣，曼声吟哦，沉浸其中。亏得他年轻时下过背的笨功夫。

是啊，记忆就是具有终极意义的财富，很可能是唯一的依仗。何况，一桩“可记者”，如袁枚的这个中秋，在记忆里尽可反复无数次，堪称最惠而不费的循环再造。

万一记忆也完蛋怎么办？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芭蕾舞团的舞者马塔·冈萨雷斯，晚年患严重失忆症，只能瘫坐在轮椅上。一次，护士给她播放《天鹅湖》，本来呆若木鸡，双手竟灵巧地随音乐舞动，当年舞台上的“天鹅”重现。这就是记忆对人的最后救赎。